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九輯
沈雲龍主編

太平天國革命史

王鍾麟撰

文藻出版社
有限公司
印行

序

太平天國犯大難於外患侵迫之秋，倡革命於舉世不爲之日，奮跡金田，奠都金陵，固已具一朝之制，樹百年之基矣。當其盛時，武功赫奕，不可一世；力爭上游，則三克武漢，命師北伐，則耀兵燕疆；拳旗西邁，翼王則逞志湘桂，滇蜀之郊；迴車東征，忠王則席卷蘇、松、杭、嘉之城。烽燧傳警，達十七省，前後奮鬪垂十五年。及夫力索勢窮，天京淪陷，城兵十萬，猶聚衆自焚而不悔。是其堅苦卓絕之志，實爲有史所未聞。顧成王敗寇，自古已然，官氏操翰，此風彌烈；遂使合聞不扇，凶跡獨彰，故六十年來，「長毛」一詞談者猶相疑怖，甚且用爲詈人殘暴之稱焉。事之不平，寧逾於斯！嘗憶兒時讀官刻李秀成親供，每想見其爲人，竊謂遇賊如此，亦何所懼。比長稍習史事，乃恍然於是非之隱，時政蔽之也，頗思有以昭之。終以見聞狹陋，欲作屢輟。今歲夏月，本館有新時代史地叢書之輯集，其預定目中，列入太平天國革命史，何柏丞先生卽舉以相屬，多所鼓勵。而向覺明先生、謝六逸先生、陳乃乾先生復爲甄采史材，加以指示。遂不自揣，妄

有造述。年經月緯，本於官書；事同跡異，參諸私乘。至於取舍之間，則去甚去泰，要惟求信；鈞沈索隱，倉卒未能也。區區之意，所不獲自己者，惟在擗撫失常，驅遣無方；使言之不章，辜友深望，滋可慚耳。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王鍾麒自識。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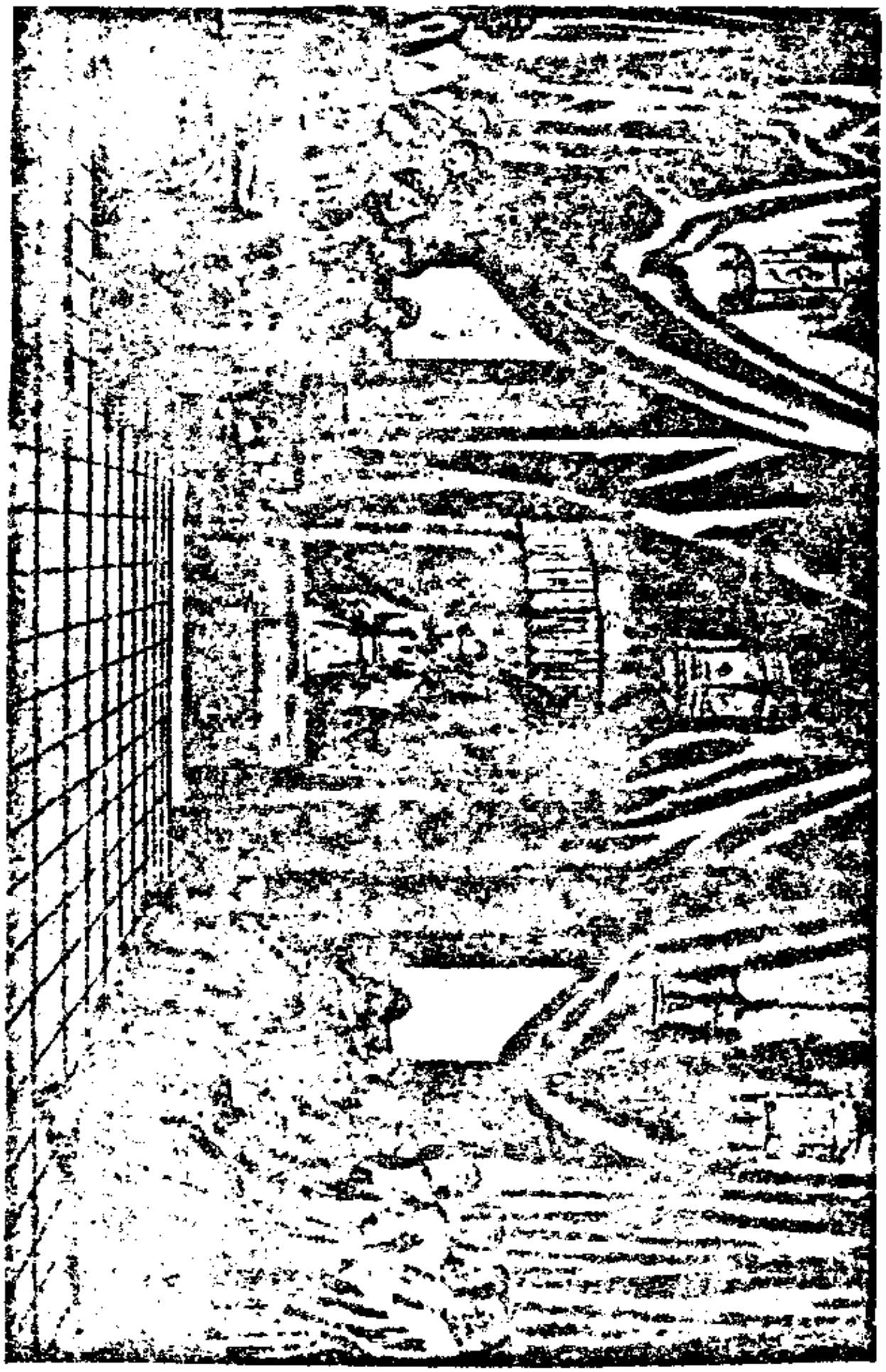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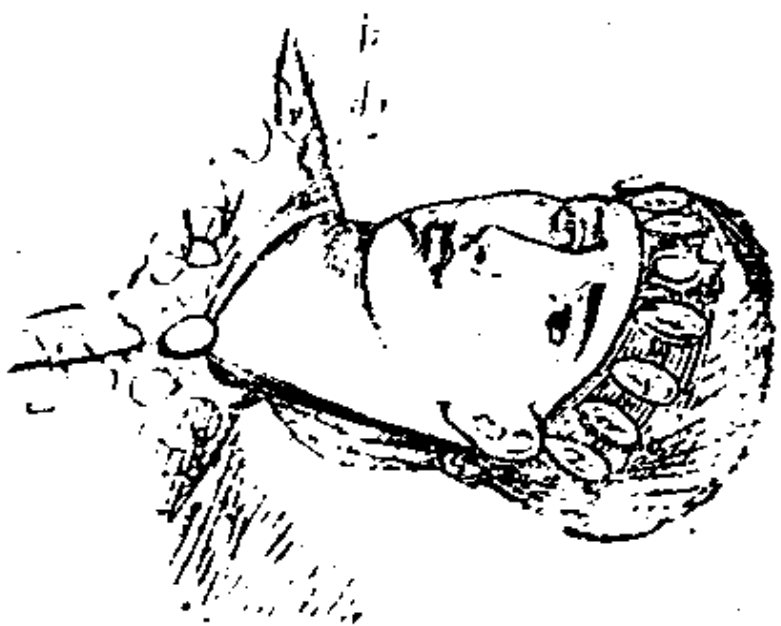


忠王主臨軍事會議圖





天 王 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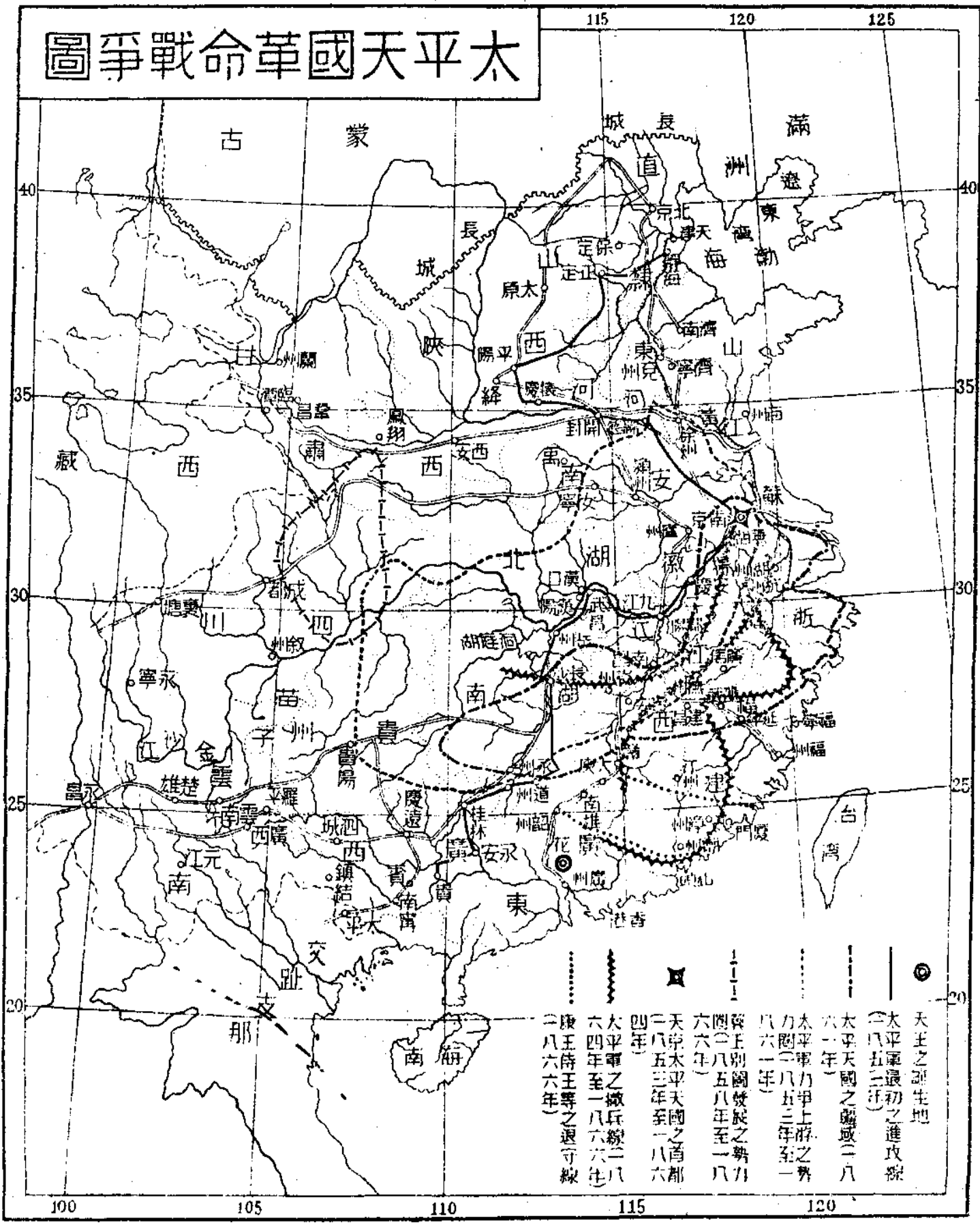


像飾常王忠



像服冠王忠

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圖



- 天王之誕生地
- 太平軍最初之進攻線 (一八五三年)
- 太平天國之疆域 (一八六一年)
- 太平軍力爭上游之界 (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一年)
- 與王別圖發展之勢力 (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六年)
- 天京太平天國之首都 (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四年)
- 太平軍之撤兵線 (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)
- 康王侍王等之退守線 (一八六六年)

目

- 一 革命開局時之社會背景·····
- 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·····
- 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·····
- 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·····
- 五 北出湖南與規取武漢·····
- 六 沿江東下與奠定天京·····
- 七 北伐中原·····
- 八 力爭上游·····
- 九 湘軍出犯與楚中之角逐·····
- 十 贛局之爭戰與武漢之淪喪·····

- 十一 江西之失與兩皖之戰……………四十
- 十二 下游之奮鬪與楊韋之亂……………四十五
- 十三 翼王之別途發展……………五十一
- 十四 忠王之初起與英王之勇略……………五十七
- 十五 天京圍解與經略東南……………六十四
- 十六 安慶之失與英王之死……………七十二
- 十七 上海之牽掣與外人態度之轉變……………七十八
- 十八 蘇常之失……………八十二
- 十九 兩浙之失……………九十二
- 二十 天京之陷落與天王忠王之殉國……………九十六
- 二十一 幼主之被擒與餘衆之消亡……………一百七
- 二十二 太平天國革命之意義……………一百十二

附錄

官等表

諸王列侯表

大事年表

參考書目

目次

三

太平天國革命史

一 革命開幕時之社會背景

明季以還，滿洲以客帝臨朝，於中原故族自不免盜憎主人，特見嫌忌。以是牢籠摧抑，無所不至。一般以官爲生之流——所謂士大夫——規於威，替於利，固已緘口卷舌，紛紛入彀以相習於皇朝矣。惟是種見不泯，積怨日深，民衆復仇之念不能自己。故明亡而後，民間之秘密結社，借宗教迷信之力，號召徒黨以從事「反清運動」者，不下數十起；而「白蓮教」實隱然爲之魁。乾、嘉之際一再發難，風靡五省，清廷竭海內之兵力，猶十年而後定，則其力量之偉可知。其後分布蔓延於各地之「紅陽」、「青蓮」、「八卦」、「天地」（添弟）、「無爲」等組合又皆爲其支流與苗裔，則其潛勢力之大又可知。

凡此秘密結社，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悉，顧其構成之質素，要不出釋道二宗。嘉道以降，歐人東來者日衆。基督教之傳布雖受當時法令之箝束，而其教義則已浸淫於宗教社會之間，取得相當之信仰。廣東地處南海，當東西交通之衝，歐人抵此最先，故其地感染基督教之影響亦最早。於是秘密會黨之中乃忽有基督色彩之新分子。

道光季年，清廷方以鴉片之戰見挫於夙所蔑視之英夷，（當時官文書習用語）舉數百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，一旦暴露於外。而又連年凶荒，流亡載道，百姓既無以自安，挺而走險者實繁有徒。所謂「重熙累洽」之幻局，至此已洞穿雪亮，了無實際。當時地方文武官吏，錮於乾嘉以來承平之積習，類皆苟求恬嬉，玩視民瘼，循例上計，又復相與塗澤，扶同隱徇。各地巨商富室，則更酣歌恆舞，競以豪侈相尚，以財役人，曾不少恤。於是吏治日偷，民生日蹙，貧富之界日以懸隔，而社會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飾矣。

方是時，秘密會黨既灼見清廷統治力之不足，又夙切齒於貪官土豪之壓迫，觸發之機已熟，官民衝突乃亟。及道光二十七八年間（一八四七、一八四八）兩廣大饑，羣盜遂紛起

如毛，所在剽掠；而廣西之柳州、慶遠、思恩、梧州、潯州、南寧各屬爲尤甚。著稱一方者慶遠思恩、家幅、鍾亞春，柳州則陳亞癸、陳東懸、山豬羊，武宣則劉官方、梁亞九，象州則區振組，潯州則謝江殿，而亞癸尤悍且衆。其餘不得主名，往來竄突者，尙數十股。清吏至此，實已捉襟露肘，窘態畢見，雖大府屢檄嚴捕，亦祇具文而已。

當羣盜盪聚之會，新興之祕密會黨「三點會」——卽含有基督色彩之「上帝教」——已早在廣西活躍，流布宣傳。信徒既日見增加，聲勢乃歷久彌張，於是脫穎而出，公然揭反清之幟，以示與羣盜異趨；而後此十五年努力革命之歷史遂由茲開幕矣。

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

道光中葉，廣東有朱九濤者，自稱明室遠裔，襲白蓮會故智，說教粵中。託言鑄鐵香爐成，可駕以航海。以此誑衆斂錢，而惑其說者頗盛。花縣人洪秀全、馮雲山並師事之。秀全早喪父母，嘗數試不第，乃以訓蒙賣卜往來江湖間。年二十，赴廣州應試，遇外國新教徒宣道於市，心

竊好之。後又得警世良言 (Good words for Exhorting the Age) 中多採攝新舊約語。秀全攜以歸，遂爲後來立教張本矣。

九濤死，秀全頗以師說不足洽衆心，乃更與馮雲山刺取基督教義，自樹一幟，謂之「上帝教」，名其教會曰「三點會」(又稱三合會)。秀全自爲之長，而其志遂得暢行。道光十六年(一八三六)秀全與雲山赴廣西，居桂平、武宣二縣間之鷓化山中，祕密布教。桂平人楊秀清、韋昌輝、武宣人蕭朝貴，貴縣人石達開、秦日綱(一作日綱，又作日昌)附之。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，輾轉招集，而秀全則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，受其資給焉。

秀全符病，昏迷四旬。及愈，乃自云死而復蘇，能知未來。又謂舉世將有大災，惟入會拜上帝者可免。凡入會者，一律平等，男曰兄弟，女曰姊妹，無復尊卑。人納香錢銀五兩，獨拜上帝，不得拜他神。於是遠近風動，附從者益多，皆稱秀全爲洪先生而不名。秀全既傳會西教，傾動衆聽，遂自擬基督，更爲教主。以基督爲耶和華 (Jehovah) 長子，而已爲基督之弟。故稱耶和華曰「天父」，基督曰「天兄」，以己配之。「三位一體」之神聖理論於是乎成，而教主之尊

嚴乃高與天齊矣。

教主之聲勢既立，乃令雲山及其黨盧賢拔（賢拔本名賢遠，以避石達開諱改今名，他書作拔賢者誤）等造真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，而自以其間返廣東，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（Teacher Roberts）受教義，及秀全再至廣西，而雲山等勢已大張，信徒之數陡增。自是上帝教會之基礎乃確立於廣西，待時而動，有心人已磨厲以需矣。

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

上帝教會自經馮雲山等之宣傳，其信徒遂徧布於武宣、象州、藤縣、陸川、博白各州縣。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廣西盜起，巡撫鄭祖琛老病憚事，緝治不力，盜勢乃浸熾。按察使勞崇光頻年馳剿，南路始得稍平。二十九年（一八四九）新寧李沅發竄擾柳州、桂林。同年四月，沅發甫就擒，而陳亞癸等又各率黨羽數千，四出焚劫。於是廣西羣盜滋蔓難圖，警報彈章，殆無虛日矣。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恃，乃自創團練相守望，而不受地方官之董率。久之，

團練聲勢遂與上帝教會之信徒相伯仲。

但團練與上帝教會各自爲偶，若並行發展，則利害衝突實甚。故爭相維長，寔以不合。而教會信徒多貧苦農民，精強頗不如團練，以故時遭凌辱。及齟齬日甚，諸信徒遂不得不自相聯合，以期團結。如是漸集漸衆，勢力驟強，而上帝教會乃頓成一不可輕侮之團體矣。

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六月，秀清、昌輝、達開、曰綱諸渠魁皆聚平南、藤縣間之金田村，議召集各村會衆，乘機舉兵。時秀全居平南縣花洲人胡以冕家，行跡甚祕，秀清等謀既定，遂率衆迎之至金田。旋又移屯武宣東鄉，募集同志。一時自命豪傑之流，若貴縣林鳳祥，若揭陽羅大綱，若衡山洪大全，皆不期奔赴，極星聚雲合之盛焉。於是部勒士馬，整治器械，仍還屯金田，以爲革命之大本營。

先是，清宣宗以正月十四日死，皇四子奕訢嗣位，以明年爲咸豐元年。數月之間，累詔求直言，通民隱，起廢員，興賢能，頗有振作之意。顧其時廣西兵事已亟，烽火數警。特命兩廣總督徐廣縉赴梧州進剿，而廣縉以廣東詔，連聞方有寇亂，無兼顧之暇，久久不行。清廷乃益詔促

鄭祖琛出省督師。是年六月，祖琛移駐平樂府，自度力不勝任，奏請命大將會剿。清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、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。十月，向榮至桂林。

時秀全等異軍突起，猶未指名，而聲遠，思恩、南寧等處土匪張甚。向榮提兵擊逐，寇稍稍戢。秀全等乃轉得避實就虛，以其間往來偵諜，從容布置矣。迨頭角漸露，清廷乃始注意及之。是年十月，清廷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，攝廣西巡撫。鄭祖琛奪職遣戍。則徐奉詔，力疾而行，至潮州，病死。詔更以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，並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。及十一月，而張必祿乃戰死於平南、金田間，於是洪軍日張，震動遠近矣。

張必祿既歿，詔以漕督周天爵繼爲廣西巡撫，加總督銜，辦理軍務。向榮亦由梧州移師金田。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正月，向榮戰不利。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，分攻武宣、桂平、貴縣、平南諸邑，前鋒及象州。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，與向榮分道防戰。雖時獲小勝，而洪軍勢不稍衰也。

方是時，李星沅與周天爵又以事權不一，互爲齟齬。及至莫能相向，遂疏請別置統帥，以

專責成。清廷得狀，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尚阿帥都統巴清德、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。未至而星沅前死，乃授賽尚阿欽差大臣，先以天爵權之。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，劾其不遵節制。廷設罷天爵督師，觀總督銜，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。蓋自林則徐道歿以來，期月之間，將帥屢易，文武不和，清廷因已失馭，而前方軍事遂成泛烈之局矣。

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

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六月，賽尚阿抵桂林，合諸道兵勇三萬餘人進攻洪軍。七月，軍逼象州。諸將自烏蘭泰以下亦以奮戰之力迎奪要害。八月，洪軍敗績，章昌輝弟亞孫等陣歿。遂自大黃塘引退，改趨大黎，逼永安州。向榮、烏蘭泰分道追之，而烏軍阻鵬化山中，向軍復遇雨致挫。同時巴清德又病死於平樂，於是洪軍進行甚利，遂以閏八月破永安矣。

洪軍入永安，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，秀全位號曰天王。由是草創制度，規模漸立，發號施令，一切乃有所秉承。天王既正位，大行封賞，以楊秀清爲東王，蕭朝貴爲西王，馮雲山爲南王，

韋昌輝爲北王，石達開爲翼王，洪大全爲天德王。秦曰綱、胡以晃、羅大綱、林鳳祥等四十八人，各授丞相軍師有差。其餘有功將士八百餘人，均獲賞賚。當時所以不建帝號而稱「天王」者，自亦有故。其封授詔令實明言之。略曰：

軍中大小兵將，各宜認真舉行大道……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真神，真神以外皆非神。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，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。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，皆不得僭稱上，僭稱帝。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，不可稱上以冒天父。天父稱天聖父，天兒稱救世聖主，天父天兒得稱聖。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，不可稱聖以冒天父天兒。天父，神爺也；又魂爺也。從前左輔、右弼、前導、後護之各軍師，朕命爲王爺，此乃始從不正之例。若據真道論之，有冒犯之嫌。

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，管治東方各國；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，管治西方各國；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，管治南方諸國；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，管治北方諸國。又封達胞爲翼王，使羽翼天朝。以上所封各王，俱受東王節制……

觀此，則其時宗教意味甚濃，猶未明揭反清也。而諸王俱受東王節制，日後擅柄之機乃預伏於此矣。

九月，清賽尙阿移屯陽朔，督諸道軍撲永安。十一月合圍，軍凡數十營，繞之數重。向榮統北路，烏蘭泰統南路，兩人以戰略不合，互有違言。時秀水知縣江忠源以父憂去官，率鄉勇五百從烏蘭泰軍，頗往復調停其間，卒不能得，引疾去。清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，翌年（一八五二）二月，太平軍遂突圍出，北趨陽朔。烏蘭泰追之。天德王被擒，失二百人餘。然道險雨阻，烏軍終不利也。向榮度太平軍必趨桂林，疾引所部問道馳救。而烏蘭泰則以縱敵是懼，緊追弗敢失，至六塘墟，距桂林僅六十里，中礮死。太平將羅大綱假烏軍旗賺桂林，語誤不得入。太平軍乃分爲三路，以三月圍桂林。

時向榮已先入，與巡撫鄒鳴鶴固守。江忠源聞警，復募鄉勇援之，戰屢捷。太平軍以廣西無足戀，議取湖南，遂解圍引去。

初，道州舉人胡孝先謁天王於永安，疑爲謀，繫之。孝先於獄草檄數千言，暴清廷惡甚至，

天王方求文士，得孝先，大喜，釋之。輿論大計。孝先曰：「關中天府，周、秦之所以興，欲爭之必先取咸陽，然後出山右，定燕、薊，天下可傳檄定也。」天王置諸左右，寵甚至。秀清忌之，使兵出永安，殺之途中，以陷敵聞。天王悼甚，竟莫能明也。

四月，太平軍出興安，攻全州。全州守將爲湖南寶慶都司武昌顯，所部僅五百餘人，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。太平軍遂以地雷轟城垣，取之。於是乘勝東下，悉銳以入湖南。

五 北出湖南與規取武漢

太平軍既得全州，方議移師入湘，會湘水盛漲，遂括民舟順流而下。揚帆直進，計三四日可抵長沙。而江忠源倍道扼其下游，篋衣渡，激戰兩晝夜，所括舟被焚幾盡。又礮中南王山，旋歿。雲山能謀善斷，多所規畫，天王深倚之。及歿，哭之慟，曰：「天不欲吾定天下耶，何者！良輔之速也！」

南王陣歿，太平軍乃棄輜重登陸，東趨道州，提督余萬清棄城遁。五月，入道州，擄獲甚

六月，分軍破江華、永明、嘉禾、藍山。七月，破桂陽、郴州。所獲益富，乃渡河徇安仁及醴陵。長沙戒嚴。清廷詔罷湖南巡撫駱秉章，以張亮基代之；逮治余萬清。曾雲貴總督羅繞典赴任過長沙，遂令留辦防堵事。

時太平軍由郴州移據永興，徘徊未進。而西王蕭朝貴獨雄智自喜，調長沙守備薄，意可襲取，乃率李開芳、林鳳祥及死士千餘繞山道北行。數日之間，連破安仁、攸縣、醴陵，遂以七月二十八日薄長沙南門而軍。城中大吏料敵當從未，衡正道來，方日夜議築土城，禁訛言，及敵猝至，則大震。秉章統兵勇八千餘，將弁數百，不敢言節度。繞典日惟與諸生舉貢議事。提督鮑起豹至昇城陞神像置南門城樓與對坐，欲藉以安民心。而賽尙阿駐永州，湖廣總督程喬采駐衡州，皆逡巡不赴。新任巡撫張亮基已至寧鄉，聞警，還屯常德集兵。惟總兵和春、常祿、李瑞、德亮及江忠源馳至，與太平軍相持。

八月，清廷詔奪賽尙阿、程喬采職，以徐廣縉并代之，促向榮赴援。榮自四月稱疾居桂林，諸統帥交章劾之，終不肯起。及聞賽尙阿罷，乃疾行抵長沙。亮基亦至，縋城而入。無何，西王攻

南門，黃袍立城下，遂爲清軍所目。發礮轟之，飲彈歿。天王、東王聞之，大憤，悉衆而北，逼長沙。益募礦夫，穴城根，置地雷，城崩復完者屢矣。於時清軍赴援者大集，地道又急切無功。天王念圍攻日久，懼衆攜貳，乃以十月十九日夜半解圍，作浮橋渡湘而西。

長沙圍軍一旦引去，城中將吏乃愕視不知所往，或言必攻湘潭，始傳令諸軍南嚮。而太平軍已從容走寧鄉，破益陽，出臨澧口，掠湘陰，渡洞庭，前鋒垂及岳州矣。岳州文武自提督傅勒恭以下，爭委城遁。太平軍盡得城中舊藏，吳三桂所遺軍械殿位，復取估舟五千餘，蔽江而東。所過城鎮，望風披靡，遂以十一月初九日薄漢陽。十二日，破之，轉向漢口。時值冬季，江水涸，中漲巨洲，太平軍遂連舟爲梁，環以鐵索，自漢陽直達武昌，環城設壘。巡撫常大淳督兵數百拒守。向榮自湖南赴援，軍東門外，累戰累勝，而以敵壘中隔，不能合城兵，又爲寒雨所苦，軍士疲甚。十二月初四日，太平軍以地雷毀文昌門而入，巡撫布按以下皆死之。

武昌既破，清廷大震，詔逮治徐廣縉，以向榮爲欽差大臣，命大學士琦善選兵駐河南。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，潘鐸署湖南巡撫，駱秉章署湖北巡撫，羅繞典防荆襄，而起丁憂在籍侍

郎曾國藩治團練，駐長沙。

六 沿江東下與奠定天京

太平軍既收武漢，初欲用胡孝先遺策，由襄樊北趨。既而偵知河南已有重兵，乃決意東下。太平天國三年（清咸豐三，西元一八五三）正月，連舟萬餘，載資糧軍火財帛及所俘男婦五十萬，乘武昌而東。先是，清兩江總督陸建瀛議防江之策，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，然設防於此，不如於上游黃蘗等處。乃遣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，又遣壽春總兵恩長率松江標兵二千繼之，而自將續到兵數百，親軍數百，與幕客員弁溯江倍道而前，以咸豐二年十二月晦次九江。休兵數日，太平軍已縱掠黃州、武昌（今鄂城縣）、蘄水、蘄州，長驅至武穴。恩長遇敵迎戰，中礮墮江死，舟師盡潰。建瀛方命移舟上駛，而從兵聞敗報，洶懼四散，建瀛僅以十七人二舟踉蹌走還江寧。於是翼王石達開將羅大綱、李開芳、林鳳祥等由蘄、黃順流東來，不決旬而九江、安慶俱下，安徽巡撫蔣文慶殉焉。

建瀛歸江寧，議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敵舟，未及行而衆潰，建瀛益惶恐，閉門稱疾不出。獨福山總兵陳勝元率所部水師溯江而上，布防抵禦。太平軍留安慶三日，盡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，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，連破太平、蕪湖，以正月二十六日與勝元戰江上。勝元敗，死狀如恩長，太平軍遂以二十九日薄江寧。連營二十四座，列舟自大勝關達七里洲，水陸號百萬，晝夜環攻。城外商民自募義勇隊出擊，守陴兵發礮助之，誤傷數人，義勇駭散。城中兵民拒守七八日，彈丸盡，至寶石大礮以發。二月初八日，儀鳳門地雷發，太平軍盡擁至。清軍方以全力注一隅，而敵之別隊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，外城遂破。將軍祥厚、副都統霍隆武、提督福珠洪阿率滿洲駐防兵退保內城，守兩日，亦破。祥厚等皆戰死，建瀛亦先於外城破。日死亂刀下，城中官紳及軍民死者四萬餘人。太平軍盡出所獲資財，大餉將士，而更遣林鳳祥、羅大綱、李開芳、曾立昌等取鎮江、揚州，以斷清軍南北之聯絡。

天王既唾手得江寧，遂謂天下易取，復與東王楊秀清議圖汴，欲定都洛陽，渡河以困燕京。有老舟子湖南某甲，素爲東王駕舟，具言「河南水少而無糧，敵困不能救，而江南有長江

之險，民富食足，舍江寧而都河南，非計。」或又有以「明祖亦席金陵有天下，宜先建都，俾天下知所趨向」爲言者。天王納之，遂改江寧爲天京，挾清督署爲宮，假故家大宅以爲諸王府。立妻賴氏爲皇后，子福（一作眞福，一作福瑱，俱誤）爲太子。設六官，立朝儀。進東千總尚書事，左輔正軍師如故；北王爲副軍師；翼王爲前軍主持；胡以晃爲春官正丞相，兼平東將軍；羅大綱爲冬官正丞相，兼平西將軍；賴漢英爲夏官正丞相，兼盪寇將軍；李開芳爲地官正丞相，兼平北將軍；林鳳祥爲天官正丞相，兼平南將軍；餘文武封賞有差。又立學校，且開科取士焉。

規模既定，乃以宰輔之名移檄遠近，申言奉天討胡。檄曰：

嗟爾有衆，明聽予言！予惟天下者，上帝之天下，非胡虜之天下；衣食爲上帝之衣食，非胡虜之衣食；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，非胡虜之子女人民。慨自滿洲肆毒，混亂中國，以六合之大，九州之衆，一任其胡行，恬不爲怪，中國尙爲有人乎？妖胡虐焰播蒼穹，淫毒穢宸極，腥風播四海，妖氛慘五湖，而中國反低首下心，甘爲婢僕，甚矣中國之無人也！

夫中國，首也；胡虜，足也。中國，神州也；胡虜，妖人也。名中國爲神州者何？天父皇上帝，真人也，天地山海，是所造成，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。目胡虜爲妖人者何？蛇虺，邪鬼也，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，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。奈何足反加首，妖人反盜神州，驅我中國，悉變妖魔也！

罄南山之竹簡，寫不盡滿地之淫污；決東海之波濤，洗不淨彌天之罪孽。手誅略言其彰著者：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，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；中國有中國之衣冠，今滿洲別頂戴猴冠，而壞我先代之服冕，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。中國有中國之人倫，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，淫亂中國之女子，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。中國有中國之配偶，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，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，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，言之痛心，談之污舌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污辱之也。中國有中國之制度，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，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，手足無所措，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。中國有中國之語言，今滿洲造爲京腔，更中國之音，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。

凡有水旱，毫不憐恤，坐視餓殍流離，暴露有如草芥；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。滿洲又縱貪官污吏，布滿天下，剝民脂膏，士女皆哭泣於道路；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。官以賄得刑以錢免，富兒當權，豪傑絕望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。凡有英雄，代天報仇，動輒誣以謀反大逆，夷其九族；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。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，欺侮中國者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巧哉！

昔姚弋仲，胡種也，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；苻融，胡種也，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。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，乘吳三桂之招引，竊占中國，極惡窮凶。予細查滿隗子之始末，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媾成精，遂產妖人，種類日滋，自相配合，并無人倫之風化。乘中國無人，盜據中夏，妖坐之設，野狐升據，蛇窩之內，沐猴而冠。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鑿其穴，反中其詭謀，受其凌辱，聽其嚇詐；甚至貪圖蠅頭，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。今三尺童子，至無知也，指犬羊而使之拜，則蹙然怒。今胡虜猶犬羊也，何公等讀書知古，毫不知羞也！昔文天祥、謝枋得誓死不事元，史可法、瞿式耜誓死不事胡，此皆諸公所熟聞也。予總計

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，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，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，亦孔之醜矣！

今幸天道好還，中國有永興之兆，人心思治，胡虜有必滅之徵。三七之妖運告終，九五之貴人已出。胡罪貫盈，皇天震怒，命我天王肅示天威，創建義旗，掃除妖孽，又安中國，恭行天罰。言遠言邇，孰無左祖之心，爲官爲民，應急揚徽之志。甲冑干戈，載義聲以生色；夫婦男女，據公憤以前驅。誓屠八旗，以安九有。特召四方英俊，速拜上帝，以獎天衷，執守緒於蔡州，擒安僮於應昌，興創久淪之境土，振起上帝之綱常。有擒狗彘子之威，豐來獻者，或能斬其首級來報者，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，奏封大官，決不食言。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，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，命我天王治之，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！

公等世居中國，孰非上帝之子女，倘能奉天誅妖，執整弧以先登，戒防風之後至，在世則英雄無比，在天則榮耀無疆。若或執迷不悟，從僞拒真，將生爲胡人，死作胡鬼矣。順

逆有大體，夏夷有定名，各宜順天應人。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，至今猶不知變計，同心戮力，掃盪胡塵，何以對上帝也？

予與義兵，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讐，下爲天國解下首之苦，務肅清胡氛，同享太平之樂。順天有厚福，逆天有顯戮，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

檄文所播，勢挾風雷，於是太平軍建國之旨遂大白於天下。以故各省年少豪富志切排滿者，咸聞風響應，或且報捐巨款，號爲「進貢」。一時朝野動色，居民皆震撼遷徙，或築巖寨自固；清廷官吏亦多稱疾，相率求去。蓋清之爲清，危亡已若在旦夕矣。

當太平軍東下之頃，清欽差大臣向榮追躡其後，師行甚速。正月十二日，前鋒張國樑（卽前據漳州之張嘉祥，爲向榮所敗，遂降清）已至九江，顧以無舟不得濟，乃移文南昌索舟，始得漕船以行。及二月二十二日，榮全軍抵江寧，則城亡已旬日矣。乃結營城東孝陵衛，是爲「江南大營」。而琦善亦率直隸、陝西、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進至揚州，與直隸提督陳金綬、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，是爲「江北大營」。然是時八旗綠營之兵，暮氣已深，太平軍

雖受清軍兩路之攻擊，而往來自若，曾不能少限其馬足。故陳師未久，太平軍卽一方出河南，略山西，以壓燕、薊；一方由安徽攻江西，以爭長江之上游矣。

七 北伐中原

天京既奠，召羅大綱入議，圖河北。大綱曰：「欲圖北必先定豫，車駕駐汴，軍乃渡河。否則先定南九省，無後顧憂，然後三路出師：湘、楚一出，漢中疾趨咸陽，使皖、豫通貫，直達金陵；一出徐、揚，席捲山左；咸陽既定，乃出山右，會獵燕都。雖諸葛不能禦也。若懸軍深入，犯險無後援，臣不敢奉詔。且既都金陵，宜多備戰艦，精練水軍，然後可戰可守。若待粵之拖罟已臨長江，則運道梗矣；今宜先備木筏，堵江以待戰艦之成，猶可及也。」時東王方主居江南，不納。大綱語人曰：「天下未定，乃欲安居此都，其能久乎！吾屬爲虜矣！」

時丞相林鳳祥、李開芳已取揚州，詔封鳳祥靖胡侯，開芳定胡侯，令率兵五萬，剋期北伐。天王詔之曰：「師行間道，疾趨燕都，毋貪攻城，糜時日。」鳳祥亦窺河南重兵皆趨江北，度中